

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  
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輟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  
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  
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  
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  
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  
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失謨成湯陳誓漢光數  
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  
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  
諸公各陳本志壘書表奏群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曰一

民樂推之心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  
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  
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  
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  
不可遺前奉勅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  
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旦謂  
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  
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  
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  
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

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  
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頃有逆意大江之  
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邃古玄黃肇  
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  
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  
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  
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  
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  
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  
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

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  
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  
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  
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  
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  
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  
立宣王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  
巨鳥之竒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  
勲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  
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

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  
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  
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  
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據有齊累  
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  
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屬之險興兵  
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  
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  
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  
佐關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

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  
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  
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烟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  
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  
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  
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  
推帝居歆勅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  
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  
相監之職竒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  
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

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  
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  
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  
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  
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  
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  
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  
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竒草望風觀海應  
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  
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二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

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立事人授而弗  
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  
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  
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  
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  
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曾何足數賊  
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  
說謂飛鳧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  
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  
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

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旣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吐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共極在天成象夙

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趨起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昊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

宜自隨也時高頰因使入京上語頰曰德林若患未堪行  
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還駕還在塗  
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  
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  
千段晉王廣已宣敕訖有人說高頰曰天子畫策晉王及  
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  
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頰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  
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  
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  
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

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爲王謙宅  
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  
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  
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  
德林誣調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  
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  
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  
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  
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  
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

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詔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詔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從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

列傳卷第七  
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  
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  
從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  
敕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  
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  
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已以爲步兵校尉大業  
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  
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  
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列傳卷第八

隋書四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璿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

列傳卷第八

隋書四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璿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

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  
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  
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  
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  
摠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  
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  
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  
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楊州摠管及晉王歸藩弘復  
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湯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  
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  
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  
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  
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  
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  
之荒非爲淫亂今者共舉義旗力剪兇虐八方同德萬里  
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度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  
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  
紂之元兄族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踈然猶去朝  
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

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隋朝先有勲舊遂得預霑盤石名在葭葦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沉闕惟勇及諒咸罄旬師況乃族類爲非何能自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辱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酒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萑弩舉烽火於麗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末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十里餓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啓正恐禍生已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于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爲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充旣僭僞號降爵郇國公慶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

妻之者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貴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為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侯事尋為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為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摠管卒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為有二心廢錮不齒

###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

冠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焉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遠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旣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讎家所殺

###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公國邑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

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今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叅豫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頴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頴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

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繇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勳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廼誠副茲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云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郡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摠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

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  
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又素台槐常慮盈滿豈  
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  
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  
之爵况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鈕金  
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祈恩  
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  
優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  
河鎮遘疾如薨時年七十一帝為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  
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

曰德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書兩間濟北高密濟  
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絃性  
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  
大夫遼東之役帝令絃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揚玄感之反  
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絃絃避人偶語父  
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絃兄  
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絃憂懼  
發病而卒絃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  
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子時吐



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為元帥達為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為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有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約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昔者父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啟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高祖厚秩與時終始揚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怕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揚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怕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揚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

祖入禁中將搃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太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璿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因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鳩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荅曰王相祿不尢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二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咀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

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  
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  
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徙始安諸  
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  
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仕弘所  
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  
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  
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寄其辭衣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籀前  
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  
於江都

###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  
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  
曰宣以靜襲焉卒無子國除

###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  
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為獻皇后之  
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為內史上士  
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摠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

位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古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摠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摠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來為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為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頴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鎗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

云衆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咀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咀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

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苞藏妖禍誕縱邪  
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  
此覽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  
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為遠徙邊郡遇天下  
大亂不知所終

###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  
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  
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與定瀛相懷衛趙  
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又

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為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為  
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  
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  
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  
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  
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  
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  
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  
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  
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

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荅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場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脾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知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哀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毗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  
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特進臣魏

徵上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覲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摠管東京小冢宰摠統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



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  
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  
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閭時昏周平東  
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  
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  
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  
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  
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  
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  
謂群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

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昔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  
諱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  
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更  
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所因而誡之曰我  
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  
久者汝當儲戶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奉宗廟之  
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  
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  
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  
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曾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

朝高祖曰故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  
 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  
 制於是下詔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  
 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  
 牧正冬朝賀任士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  
 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  
 宿衛高頌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  
 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  
 強武此極弊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  
 東宮上下圍位不別豈非好事我孰見前代公不須仍踵

舊風蓋疑高頌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

昭訓雲氏尤稱變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

二日而憂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更擅

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跡過晉王知之彌自矯

飾姬妾但備負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

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故接朝臣禮

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

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為于心一辭階

闕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

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者更別有幼常離又汝

然泣下相對歎敕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憂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諸生於投杆鳩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皇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朕大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大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髮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

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張公字文深交楊約令喻旨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懼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素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見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兵隣阿雲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遣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星而問之輔賢

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  
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燕人村屋宇卑陋太子  
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莫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  
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久勇東宮待之故久不  
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遂言勇怨望恐有他變  
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諸毀甚疑之皇后又遣斛覲東宮纖  
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誅志  
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  
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  
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等以

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

譖謗過失日聞段達

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  
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  
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  
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  
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譖謗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  
皇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  
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今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  
入敵國我為惠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  
有敬言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  
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  
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  
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  
弟一事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  
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  
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  
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  
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歸老嫗新婦初

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對曰會殺元孝矩  
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  
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  
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庶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  
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  
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為其此事勇嘗引曹妙  
達共定興女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  
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  
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  
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

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強聲甚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揔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求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鬚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又作役

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噴我多側歷高緯陳叔寶豈是孽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忘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贇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



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曼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  
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益非此  
徒耶遣武士執曼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  
叅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  
曰此堪作何用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  
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  
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  
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提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

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  
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  
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  
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  
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  
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向諸親立於  
西向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  
子之位實為國不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  
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  
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

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天位即  
建春宮與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  
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迭豐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  
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  
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  
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  
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  
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鑿誠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  
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  
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以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

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  
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  
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  
則策名儲貳位長官察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  
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  
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  
率司馬夏侯福內言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宮闈  
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  
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官  
臣稟恣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間構開

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  
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  
凡此七人為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  
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章仇太翼等  
四人所為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  
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然一百身及妻子資財  
田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豫追番丁輒配東宮  
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  
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  
園地並處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

王雄谷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  
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  
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二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  
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  
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背  
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  
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  
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而申冤屈  
而皇太子過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外樹大叫聲聞於上冀  
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上

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  
 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  
 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  
 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偽爲高祖勅書賜  
 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  
 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王恪  
 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  
 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  
 天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公勇壯亦坐廢黜上才  
 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  
 於螻蟻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  
 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  
 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  
 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  
 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  
 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  
 三十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將周羅暉

荀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揔管崔弘度請擊之後  
慮殺傷不許羅喉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  
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  
善之授揚州揔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  
揔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  
獎勵焉其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  
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  
室窮極侈麗後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  
爲妃作七寶叢籬文爲冰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楹  
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  
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此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  
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  
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  
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  
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  
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  
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  
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  
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  
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

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  
 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  
 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  
 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  
 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  
 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  
 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  
 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  
 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益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

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親信兵千餘  
 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  
 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  
 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  
 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  
 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  
 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弼兵討之至河陽備於浩  
 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  
 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  
 魏縣自僭偽魏因而害之湛號果有膽烈大業初為黎陽

太守坐浩克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惣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爽貌瓌偉美鬚髯多式執其為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昶之討西蠻也高祖令上開府揚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諱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

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  
 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  
 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  
 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  
 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  
 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孥相見令  
 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  
 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  
 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  
 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今者方知愚心不可

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  
 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  
 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  
 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即其愛子也  
 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  
 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行違災豐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妻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  
 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占兆重



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木乃之名以當八千之  
 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待已  
 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琰  
 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  
 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  
 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  
 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  
 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  
 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苞藏凶惡圖謀不

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  
 之望肆其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  
 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  
 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  
 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  
 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  
 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虜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  
 殺逆也欲立秀為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  
 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

出為并州總管上幸温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  
 拒黄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且不拘律令十八年  
 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率眾至遼水遇疾疫不利  
 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  
 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  
 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大原即為重鎮宜修  
 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  
 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  
 少凋儻有奇略為諒咨議然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  
 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

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微之不赴遂發兵反擄管司馬皇甫  
 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  
 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擄京都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  
 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擄管府兵曹裴文  
 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  
 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  
 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  
 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  
 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

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  
大將軍慕容良出渣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  
燕趙柱國高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暉大  
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  
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  
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  
事去矣諒不對以王暉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  
爲洛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煬  
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暉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  
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

素於高澤屬天子雨諒欲旋師王頊諫曰楊素懸軍  
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  
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從  
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  
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  
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  
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  
弑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  
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

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屯走街百人逐之積鬼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觀鯁之望文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豈不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圜圉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隋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列傳卷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趙暉

趙暉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仁懿尚  
 一皇承暉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  
 暉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  
 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墮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  
 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  
 太祖班師暉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暉是帥所領與齊  
 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眾以功封平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堯學

列傳

卷第十一

列傳卷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趙暉

趙暉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仁懿尚  
 一皇承暉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  
 暉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  
 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墮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  
 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  
 太祖班師暉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暉是帥所領與齊  
 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眾以功封平

四三

隋書

卷十一

一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定縣男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  
 蠻酋向天王聚眾作亂以丘攸信陵柿歸吳勒所部五百  
 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  
 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  
 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吳益復守禦吳曰不  
 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  
 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丁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  
 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詔勅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  
 挫其鋒獲陳裨將單固王尼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  
 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為民部中

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張諫曰河南洛陽  
 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大原傾其美  
 宥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顛以衆  
 數萬自二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譏毀功不見  
 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人為天官司會累遷御止上大  
 夫吳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  
 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誅之甚急吳上密奏曰  
 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  
 徵雖愚陋又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之者炎旱為災  
 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羅免吳卒不言高祖為丞相

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徵遷太宗伯及踐阼斐授璽  
綬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  
史朝廷以斐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  
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斐嘗有疾  
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  
詐斐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  
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斐田中蒿者為吏所執斐曰此  
乃司吏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怒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  
車以賜盜者盜者愧而過於重刑其以儉化民皆此類也  
上幸洛陽斐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為  
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  
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  
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能州  
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字宇文  
護召為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  
皆有聲績武帝親撫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  
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  
稱善後為司會中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



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為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為丞相尉回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鄧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輅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摠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人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

相州總管尉迴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迴方覺令數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設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一郡分領具寮以眾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

分無二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豈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才庸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

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  
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  
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  
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待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  
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  
拜周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  
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  
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迴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

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  
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  
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  
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間巷以備凶年  
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  
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  
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  
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飢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  
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  
道義資遠筭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

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爲  
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郅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  
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  
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  
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郅紹之  
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  
於是紹因勅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連頭可  
干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  
和解賜練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  
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

以賜之未幾遇<sub>害</sub>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  
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  
吏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鏊甲之象  
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  
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孝師孝性輕狡好利  
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爲渤海  
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  
後爲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登  
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  
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  
共覘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  
夫于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  
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中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  
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天保定初大冢宰宇文  
護引為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  
睦俱使于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甥突厥后也令暉致  
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

寧子邑四百戶高祖愍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  
拜都官尚書兼領大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馬鹵  
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候將軍大僕卿如故  
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去歲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  
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  
十上嗟悼久之勅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  
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  
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

茲乎少丁父母家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擢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陞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諱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主懷勝負于時晉王爲雍州牧盛存以棄弟以司空揚雄尚書左僕射高頌並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頌上柱國韓擒等於卧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咲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主嚴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昇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美

風儀沉深有器局鬻亂就學日誦千言見者竒之九歲丁  
 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  
 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  
 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  
 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  
 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練三百  
 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  
 為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  
 有能名時晉王諱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  
 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述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兖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  
 韜美容儀周初為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  
 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受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  
 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  
 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  
 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  
 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摠其事世以為能俄遷大司  
 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  
 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為太子右

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集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摠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摠管擊

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尤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摠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縣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雋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廼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楷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  
 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  
 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曰讓之曰棄文尚  
 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荅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  
 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  
 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曰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渴  
 爾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  
 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為公遷小  
 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

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陝州  
 刺史數歲徵為本府中大夫尋出為涼州總管長史從滕  
 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  
 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碭口說下十餘城  
 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  
 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貳千  
 戶後數年晉王諱出鎮并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  
 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  
 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  
 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荅鴻

克孝 附仁十一 卷之二 十一  
恩歎歎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 張奐

張奐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鄉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

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勅令勿拜扶外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愛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奐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貞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奐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甚起令視事固讓

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  
 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諱為揚州總管授颺司馬加  
 銀青光祿大夫颺性和厚有識度其有當時之譽後拜冀  
 州刺史晉王諱頰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  
 晉王為皇太子復為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  
 為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寶官至絳  
 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  
 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  
 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  
 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其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為

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庫狄歆性弘  
 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  
 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  
 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  
 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  
 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  
 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熨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  
 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列傳卷第十一

隋史四十六

列傳卷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韋世康

弟世藝 弟世冲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  
 史父夔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道遠公世康  
 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  
 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  
 典祠下大夫歷沔碭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摠管  
 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  
 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迴之

列傳卷第十一

隋史四十六

列傳卷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韋世康

弟世藝 弟世冲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  
 史父夔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道遠公世康  
 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  
 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  
 典祠下大夫歷沔碭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摠管  
 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  
 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迴之

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  
 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  
 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嘗  
 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  
 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交命頻汜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  
 知以不貪而為寶勉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  
 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之見  
 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况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戎躬  
 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

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  
 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  
 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  
 寡嗜欲不慕貴執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  
 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  
 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  
 朞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  
 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  
 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為信州總管十三  
 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縣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令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真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岳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摠管時天下唯置四大摠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

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其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沈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

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洗統兵出  
 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摠管未幾以母疾徵  
 還俄拜安州摠管伐陳之役領行軍摠管及陳平拜江州  
 摠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璿據郡持兩  
 端洗遣開府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璿  
 偽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  
 擒璿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衆迎洗遂進圍嶺南上遣洗  
 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遠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  
 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  
 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

悅許以便冝從事洗所綴集二十四州拜廣州摠管歲餘  
 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為亂以兵圍洗洗勒兵拒之中流矢  
 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  
 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  
 州有功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  
 王事拜協柱國從歷定息秦二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學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  
 賜爵修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  
 及高祖為丞相府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  
 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



其變河遣藝而孝寬孝寬問河所為藝黨於河不以實答  
 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過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  
 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  
 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  
 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  
 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高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  
 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  
 別封一子高祖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為  
 政清庶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環偉每  
 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蒲一榻番人畏懼

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  
 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  
 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  
 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  
 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  
 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為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  
 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  
 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  
 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

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  
 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  
 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寧州摠管持節  
 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  
 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憐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  
 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  
 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耳自抑割即膺徃旨冲  
 既至南寧練帥懸震及西巽首領皆詣府然謁上大悅下詔  
 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  
 失望上聞而大恚命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

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諸巖於  
 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  
 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  
 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  
 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  
 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摠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眾心  
 懷無鞋鞮契苾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  
 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冲女  
 為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鄭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  
有令譽為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為雍州牧引為主  
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  
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  
迴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  
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  
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  
為晉王昭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德嗣壽弟齊位至太常  
少卿父邑縣伯洋位至尚書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  
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信篤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

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迴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州  
二州揔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 子述 從子審之

機弟旦肅 族兄昂

從弟輝亮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  
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  
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  
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  
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  
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  
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

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襄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揚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

少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龔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驚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

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  
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  
協謀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  
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  
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  
年二十九

且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待上士累遷兵部  
下大夫頃之益州摠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  
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  
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

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且為開設學校大變其  
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  
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煬官至河內掾

肅字庄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  
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賓曹恭帝初授  
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  
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  
業中帝與段達語及無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  
疎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大翼於宮中為  
巫蠱事肅知而諫曰陛下之太子不當儲貳誠在不孝

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譟古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  
納之庶人不悻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  
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  
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  
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杜周舉陽太守馮黃衆亂攻陷華  
陽檜為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年有復讎之志  
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等討之甚厚雄亮手斬  
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舉治梁州摠管記室遷  
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河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

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  
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  
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  
進爵為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摠管府司馬領  
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寒夏字公正父焘年周順州刺史寒夏之身長七尺五寸儀  
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寒  
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進第拜宗  
師中士尋轉守朝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寒夏之讀祝文音  
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

為田曹參軍仍諮典獄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  
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談諧  
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謇之接對後遷  
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  
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  
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  
於突厥謇之前後奉使得一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  
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為肅州刺史尋轉息州  
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  
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已間

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  
太子初薨朝野注誥旨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  
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  
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  
揚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  
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  
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頴虞慶則元  
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  
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  
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

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  
失嚙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  
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  
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  
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僞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  
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帝幸  
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  
配戍嶺南卒於涇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  
顯開皇初為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

大內中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深甫事百寮皆出其  
下宣帝嗣位稍被疎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為丞相深自  
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  
能視事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  
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  
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  
關右山東以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  
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  
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  
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



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  
 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策風  
 行神謨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  
 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  
 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士黎獻尚未  
 盡行臣謏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  
 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  
 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  
 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  
 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

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祚  
 抗衡分四海之民闔二邦之力遽為強弱多歷年所務權  
 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  
 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  
 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  
 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各教獎飾彝倫  
 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  
 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二有禮則陰陽合  
 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  
 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

徭薄賦異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問閭士庶吉凶之禮動悉垂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令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揚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身弱獨搖不須風調欵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竒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為特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勳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謇之神情開爽頗為踈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列傳卷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

列傳十二

四十七

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卷第十三

隋書四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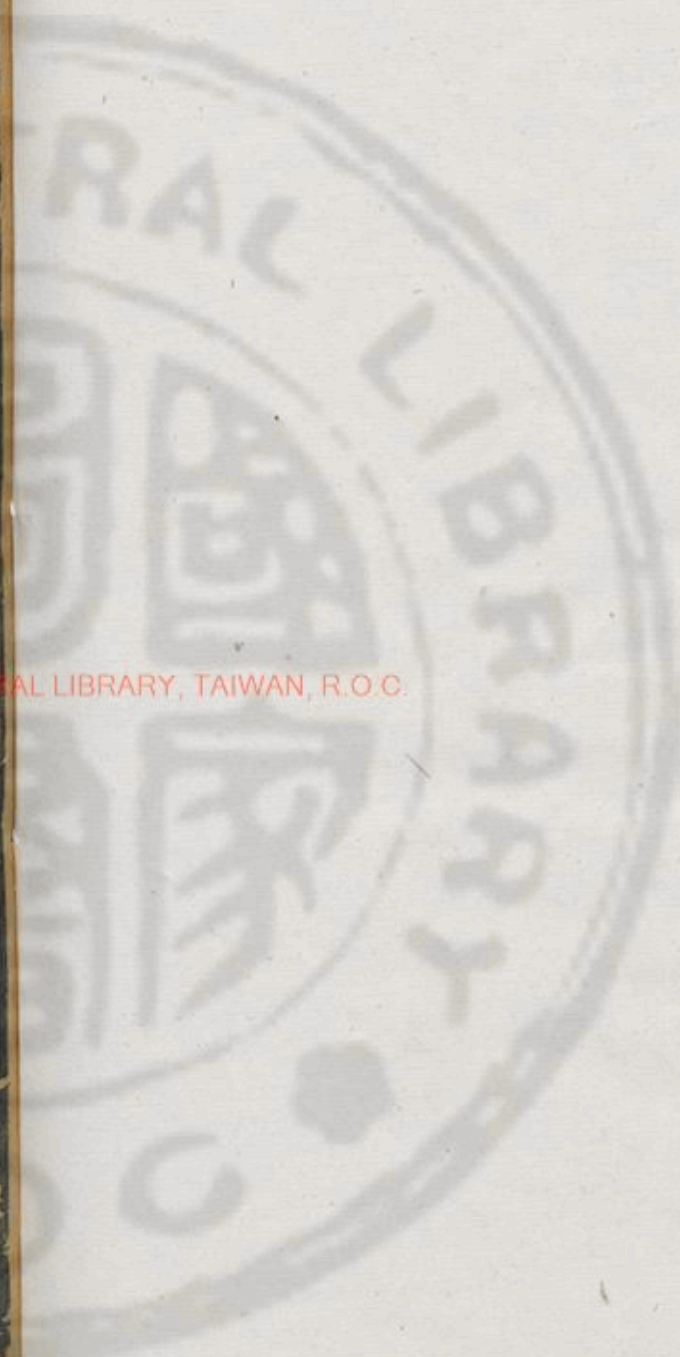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  
 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  
 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  
 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  
 牛勣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  
 意於風角美鬚髮有英傑之表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  
 外託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擢萬機素以其父守



節曰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  
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  
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  
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  
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  
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  
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  
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樓  
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西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

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  
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  
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  
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  
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  
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作亂策  
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迴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  
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摠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  
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

四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  
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  
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摠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  
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  
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  
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  
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  
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  
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夫其使

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  
襲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  
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  
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矚日素  
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石綴鐵  
鎖二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  
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後據荆門之延洲素遣  
兵襲之入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  
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

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惣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眞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女感爲儀同文贊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頴則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陵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寧長吏以素爲行軍惣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一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

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上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二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憎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憎勢迫走役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憎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舩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